

追踪金的黎明

852109-113

44.572
G2067

追踪金的黎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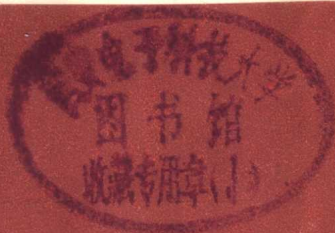
张长弓



王鼎书



10050976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·北京

(京) 新登字 002 号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以女记者仗义执言为焦点，以纵横交错穿插勾连的结构展示出社会和人生的剖面，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，演绎着曲折委婉的故事。通过矿山建设的层层波澜反映了时代风貌。

直如弦，死道边。曲如钩，反封侯。古代民歌到今天仍有认识价值。侠骨柔肠的女子因爱之极爱之深反成疽痛。读来令人扼腕，令人哀叹，令人奋起，令人低徊！

作品悲愤交织，具有沉雄汪洋浑朴清深的风格。

责任编辑：徐广琴 杨植材

追踪金的黎明

Zhuizong Jin de Liming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235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0\frac{1}{8}$ 插页 8

1992年6月北京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4,330

ISBN 7-02-001368-6/1·1249 定价 5.75 元



作者像

作者小传

张长弓，祖籍山东省寿光县，1931年生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。五十年代初即从事小说创作，长、中、短篇小说结集近二十部。他生活范围较宽，几十年来涉足农村、牧区、工矿，既反映现实又解剖历史，手中有许多副笔墨，不同题材追求不同的风格。

张长弓现为专业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如今斯人已老，文笔愈益淡远，他主张闭户读书，东山高卧。

题 引

欲求千里马

请到草原来

——契丹大字残篇

在我们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，魔幻般突兀涌出一座大山，真是奇哉怪哉，不可思议！你若说这是聊大天，分明有那一座山为证，那山浑茫静穆，连绵参差，有目共睹，绝非吹糖人的杰作；你若相信实有其事，却又怪诞异常，明摆着是荒谬不实之词。

请问：造山运动是什么年代的事？如今又是什么年代？难道地球还象那没煮熟的鸡子儿，蛋黄仍在流动么？其内部并未热胀冷缩产生横压力，怎会平白无故大起大落大分大合，因地壳皱曲而形成山谷呢？真够玄乎的！

这山，在南海之北，东海之西，不显不露，不高不低，蜿蜒数百里从东南走向西北。没有华山的危崖，没有黄山的奇峰，没有泰山的庄严，没有五台上那些得道的高僧和喇嘛。古人曰：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，哪怕有个土地爷呢，那也是仙，也能鸣锣开道耀武扬威一阵子；这座山可是什么都没有，只是黑魑魑、绿莹莹、紫巍巍地横亘在潢水之上。山麓下则是那广阔无垠的杏黄、鹅黄、金黄的草原。

谁也没想到，这座山竟然也威名远震。因为它的地下色彩

跟地面一样：地面上开满一坡一谷的灿烂黄花——这可不是“明日黄花蝶也愁”之黄花，乃是草原上特有的、辉耀着金子般色彩的黄花。地底下更令人惊异，据勘查，有一百八十五亿吨金砾蕴藏着。虽说金子里杂着石头，石头里夹着金子，但经过粉碎淘澄之后，金子终将露出它那辉煌的真面目。

这山叫什么名字？没人知道。访遍周围乡镇，众口一词，说是老辈子就没听说过有这一座山。“咱们这地方溜平，”农民说，“别说地势溜平，就是人脑袋瓜也溜平。谁敢冒尖，一刀削平，所以才叫平头百姓嘛。”“欲求千里马，请到草原来。”当地契丹族的后裔说，“有芳香的草原就能生长骏马，咱要那大山干啥！”他们颇以那漫漫草原为骄傲，绝不承认有那么一座山。

有个小学教员，藏着一本不知什么年代的古书，名曰《潢水野史》，上面记载着：

圣宗中丙午间，一猎人尝梦神将自天至，对之向东南遥指。醒而惘惘然，乘驼去。月既皎洁云影婆娑，迷离间入一山，失其路径。向曙，驼逸去，但见层峦叠翠，茂林苍郁，遂迷而难返。忽有金色骠马引驹同至，俯首抖鬃，嗅吻舐摩，意甚亲昵。猎人时已陷山中三日夜，羸弱不堪，饥踣于野。金马则衔林果哺之，含山泉乳之，救活。猎人起，忽欲缚金马同归。旋雷霆震怒，大雨倾盆，天堕地陷，山川战栗。瞬间，山林与金马并驹皆隐去。其地荒草白沙丘陵无圻矣……

这有点象《聊斋》，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，诙谐玩世之作也。这样的旧书多的是，谁也没拿它当回事。

可是今天，潢水之畔陡然崛起这么一座山，人们就对那野史重视起来。是否一千多年前的山林又冒出来了？那匹仁义的骠马还在么？

果然不久就出了一件事：契丹人后裔看到，从那无名大山里旋风般涌出一群野马。马的毛色金黄，在明月下，映得月也生出

金辉。野马饱饮潢水，抖鬃长嘶，扬蹄跳跃，欢腾若龙虎之姿。

契丹人后裔多为猎户，善于捉鹿擒豹，于是就谋算着要逮野马。他们费尽了心机，陷阱既不成功，绊马索更是无用，几次大瞪两眼干瞅着野马成群结队欢腾而去。

这就恼了一人名叫耶律辛民，他剽悍而又机智，趁着野马在河岸饮水之时，猛催坐骑如风雨骤至，伸出长长套杆倏地一甩，竟被他套住了一匹马驹。这时候潢水悠悠，沙原淡淡，月光莹莹，野马们一时大意，竟被人家把小驹生擒去了！

耶律辛民把马驹牵回家里，牢牢拴在石筑的房屋一侧。待到天明起身去看，吓得他连呼怪哉，喜得他双脚直跳，原来他用皮索牢牢拴住的竟是一匹金马驹。

后来，金马驹送到了当地文物部门——朔漠市文物管理处，已经不是传说的那么神了，金马也不是传说的那么大了。此马高十八厘米，长二十六厘米，纯金所铸，遍体花纹斑驳。没有鞍鞴，它象在草原上随意游荡，伸出左腿，低首去舔膝盖，尾略卷着，一副悠哉游哉的模样。

金马是耶律辛民送来的，他是公社干部。

他自己对这事又是一种说法。他说，有一座无名的山甚是奇怪，猎人进山狩猎皆晕倒于地，不知过了多久才被清风唤醒，醒来就在山里捡了这么一匹金马。细察马臀，上镌怪字，请专门研究契丹文字的学者研究，谁也不认得……

当时，赤县神州正在闹地震，不是唐山地震，乃是那四条鲸鲵在折跟头打把式。这一折腾不要紧，三山五岳摇动，江洋湖海逆卷，平原草地晃晃悠悠，大有中华陆沉之势。说起此事，也不算复杂，只是耍弄着“夺权”二字，就把天地搅浑，可见人欲横流即罪恶之渊藪！

就在这要死要活的关头，有人竟不识时务，欢天喜地地说是

在潢水一侧发现了一座旷古未有的金矿，并且言之凿凿。又是金马驹啦等等，说得玄之又玄，你说这不是自找倒霉么！可是，天底下就是有这种敢吞秤砣的铁心人，朔漠市有色金属局局长王耳便是。

王耳曾领着地质勘探队在那山里转了整整一年，将那座山的储量查得清清楚楚。查清楚了，也把他吓傻了，世界上难道竟有储量一百八十五亿吨的金矿么？有！就在眼前，就在这座山中！这样的宝山若无名以纪之，在地图上怎立标识？何况阿猫阿狗也都有尊号哩。为这事，王耳也颇动脑筋，思谋了很久。西湖灵隐寺有飞来峰，那山是从天外飞来的。“还望有峰飞来坐山门老等”，不知谁撰的对联，和尚的憨态可掬，更衬出飞来峰的玲珑。而这座山曾出过一匹金马，就叫做金马山吧；“切盼无马不金依矿苗深挖”，虽则对得不怎么工整，若从现代派文学来说，就不讲究那个。

于是，名正言顺，王耳当即提出了开采金马山金矿的计划方案。谁料想他为此事倒了大霉，一家伙被揪出来，打成了拜金主义的走资派。看来槁橐灰飞烟灭了，王大耳朵肯定没救了！

王耳一边挨斗一边在肚里慨叹：这算是革的什么命！只要袖头子上戴上一尺宽的红标，摇身一变就是革命骁将，可任意颠倒黑白，指鹿为马……以后过了若干年，他在金马山矿区被搯成白丁，遇到的情况亦与此类似：只要打着改革的招牌，不分民情国情从西方书本上贩了一点新货色，就是泰山石敢当的开拓型人物！嗟乎！

然而，王耳的机遇令人惊叹，正当他垂头丧气、马瘦毛长、颈上挂着马套包、腰里掖着马尾巴，恹恹惶惶奔走于各批斗会场时，陡然云开雾散，北京来了长途电话，国务院专抓生产的领导小组组长姬大江，要请发现金矿的新哥伦布去谈话。

姬大江本是统筹国家经济开发的负责干部，因为那个鲸鲵崇尚矫饰，所以都叫做小组长。

当时姬大江也在难中，可仍是一言九鼎的人物。他打来长途电话，省里市里各派头头们都不敢等闲视之。

那时正在批孔老二，其实就是批判姬大江。朔漠市也批得相当热烈，并且指桑骂槐，含沙射影。孔老二，广东人叫做孔老一，一也罢二也罢，反正他是大儒，此儒已死去二千多年，今日忽然掘骨扬灰，成了中华泱泱大国头一号敌人，真是时也命也！察其究竟，原来这是鲸鲵们所惯用的鬼蜮伎俩，其目的就是要把重病中的姬大江气死。

王耳做梦也没想到，他草拟的开发金马山金矿的方案竟送到了姬大江手中。这是咋回事？谁有这么大的神通？后来弄清，原来是朔漠市报社的一位女记者写了“动态内参”。

女记者仿佛从天外翩跹飞来的飞来峰，本来姓甚名谁人们都不大了然，只知道她的笔名叫做金人。那年头，敢于说真话的人，用生命写文章的人，都象长爪郎李贺那样跟牛鬼蛇神为伍去了，偏偏这个记者金人并不三缄其口，以一蛾眉女子竟敢秉笔直书，并通过新华社把那份“动态内参”辗转送到了国务院。可是，在此期间金人也倒了大霉，她被戴上现行反革命、坏分子、掉底无帮大破鞋的帽子，看管起来了。

且说王耳，接到长途电话即得到暂时解脱，他马不停蹄到了北京，立刻奔向国务院。这时，姬大江突然病势转重，还是奄奄一息的危险期。他无法向王耳面嘱一切，只是在清醒的一刹那，用颤抖的手在“动态内参”上批示道：

此矿对国家建设极有价值，应速开发！若朔漠市力量不足，可由省统筹办理……

看了这批示，王耳手颤抖，眼模糊，心中如横穿金马山下的潢水之涛！

王耳回到省里，省里乱得一塌糊涂，又回到朔漠市，市里乱得糊涂一塌，谁还顾得上国家金矿。市里执大批判牛耳的名为霍安，原是市长；他正批刚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赵达。口号是：批孔老二，揭赵老大，追查赵达跟北京那个大儒的关系。

赵是第一把手，霍是第二把手，现在霍坚决要把赵打倒，于是就拉拢一帮小兄弟倚为心腹，上蹿而下跳，从梁上跳到地窖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又在笔杆子中物色贤者，拚死拚活大作批判文章。有几个无骨文人，蛆虫一样，就积极地按照霍安的意图大展奇才，洋洋洒洒写出了名为批孔实则批赵的檄文，连篇累牍地登在报上。文章发出，作者一跃而登龙门，锣鼓喧天，身价十倍，于是就红得发紫，于是就统统成为霍安的得意门生。这样，霍安的嫡系队伍就相当可观，一家伙势倾全市，舆论一律，天下非“博学鸿词科”所出产的状元莫属了。

这样的—个霍安，自不把姬大江的批示放在心上，嘴里说着“知道了”，心里却愤愤不已。因为他自认为是四条鲸鲵线上的人物，姬大江怎能指挥他呢。

多亏省资源开发委员会拨来开发费，北京方面也投入巨款，这才由王耳主持组成了金马山金矿开发指挥部，他任总指挥。

在用人方面，王耳得请示当时的核心小组成员、市革委会政治部主任马桑。马桑自诩为原则性强，且嫉恶如仇，凡身上有一点黑圪星的一律不用；王耳则软磨硬挺，讨价还价，坚持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之说。比如冶金工程师方荃，可以让她出来工作嘛。方荃原先是市长霍安的爱人，因其父有历史问题，霍安与她离异。王耳认为，父是父女是女，不可株连，再说历史问题已成过去，要用她的一技之长嘛。

马桑的脸上掠过一丝揶揄的笑影，他说，你既然有胆量要方荃，那就把女记者金人也给你吧。矿山上环境艰苦，有利于思想改造，也省得她到处告状，到处喊冤，搅得朔漠市不得安宁。

王耳问：“她是什么问题，定性没有？”

马桑说：“原来是群众按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的，无非是两派相互攻讦吧，是定不成反革命的。可她不折不扣是艳帜高张的大破鞋，不能在市报社工作了……”

王耳这时还不懂得“动态内参”是金人写的，他也不乐意要个大破鞋。矿山是艰苦创业的地方，要那么个风流娘们干啥用呢。可马桑一把死拿，坚持搭配，不要金人就不给方荃。

王耳气得脸焦黄，知道马桑是在甩包袱，没办法，只好拧着鼻子答应收下。后来一打听，就更后悔，据说这金人是个刁货，她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“摸”的上面，不是摸鱼而是摸底。“摸”字的学问就在于试探、触动、摩挲、揣测、窥伺、调查、寻根究底等方面。

王耳很细心，一一跟那奔赴矿山的干部谈话。在跟金人谈话的时候，一张口就顶了牛。

“您……是什么人？”金人完全是无冕之王的派头。

“省里任命我为金马山矿区总指挥……”

“您指挥不着我，我是新闻记者。”

“是呵，新闻记者很好呵，我们矿山也很需要。请想想，三年之后在潢水之畔就会出现一座新型工矿城市，将发展到三万人、五万人、十万人。我们要建立报社，办我们自己的报纸……”

“您尽管说的天花乱坠，我要是不想去呢？”

“这个……是组织决定的，我们请示了市革委会政治部……”

“还是呀！这就叫硬按着老牛的头让它喝冰凌水，不喝行么？”

可是……我有言在先，新闻的生命就在于真实，我这一支笔绝不给任何人捧场！”

王耳想斥责她：这叫什么话呢！你是党员嘛，你的党性何在？新闻的第一要素就是党性、人民性！可他毕竟是做领导工作多年的干部，个人的修为已到了家，对各式各样刁猴的干部，他是不急于批评的。

也许是王耳一念之差，也许他并不差，反正自从金马山有了女记者金人之后，整个矿区就不得安宁了。这究竟是幸呢还是不幸？王耳直到今天也还在朦胧之中。

他那时候还没弄清金人已被开除出党，否则这样的干部就是再配搭上两个方茎也不要！

第一章

金子即使在沙里也闪闪发光

——契丹谚语

一 将身家性命作孤注一掷

女记者金人风姿绰约，婷婷婀娜地走在朔漠市宽阔的大街上，迎面正碰上她的好友于棠和助理工程师东方秀岚。于棠是她大学时期的同窗密友，现在金马山矿区给外国专家当翻译；东方秀岚是总工程师方荃的助手。

她俩在市科技馆找资料、查数据，正研究对USA 液压挖掘机的修理技术问题；已经来了半个多月。金人昨晚一到就跟她俩通了电话，谁知这两快腿鹿一早就跑来了。

“金人！你这是玩火！我真担心……”于棠吁一口气，摇着波浪型的发，“难道你不清楚对手的厉害么？揭发矿山问题的文章一旦登在报上，作者就是众矢之的，你就准备着被人家射成筛子吧！”

看到金人的眼神注视自己，文静而深沉的东方秀岚轻声说：“我呢，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。稿子若登出来自然是好事，能引起各方面的重视，可以制止惊人的损失浪费，也能惩戒那些不重视科学技术的莽霸王……可是，金大姐，你得担很大风险……”

金人笑着，她一笑面容变得很美，有少女的纯净和少妇的妩媚。迎着初夏朝阳的玫瑰色，把瀑布般的披肩发一抖，点头，抖腿，似乎有成竹在胸。

于紫眼睛锃亮，猫一般的机灵，紧盯着她：“金人，我俩昨夜商量到天亮，总觉着不妥，特地跑来提醒你，金马山的问题牵扯到朔漠市，那个《山海报》敢到老虎嘴里拔牙么？也许人家把你当枪使……”

金人的神态满不在乎，双手往风衣兜里一插，脚尖打着拍子，浑身带着旋律：“别瞎想啦，你们不是住在春光宾馆么，中午我去找你们，准备下两瓶白兰地吧！”

她挥挥手向她俩告别，高跟鞋踏着方砖地面，声音清脆而有节奏。早晨她特别打扮了一番，故意显露出无冕之王的风度。她多年没到朔漠市来了，多年没跟上层机关打交道了，自己若是衣着太土，会被人目为老憨，老憨往往少见多怪，愚昧懵懂，不可能有正确见解；若是披挂太洋，又恐怕被人说成新潮女郎；社会上对新潮女郎多无好感，以为人家搔首弄姿，只注重大腿而不滋补头脑，办事是没有定盘星的。她思索良久，觉着这一身皮比内瓤重要，举世遑遑不都在谋这一身皮么？于是，就郑重地换了一身橄榄色西装，小巧的皮鞋，洁白耀眼的衬衫；对镜顾影，自己也不禁摇头，她无论穿戴什么恐怕也掩不住落拓不羁的痕迹吧！尤其那清水型的披肩发，象蓊郁的原始森林，象飞流直下的瀑布，带着神秘的、幽静的、山野的芬芳，挟着风声雨声和飞溅的浪花，谁见了都会觉得这个女人不安生。

这一头长发，是她一到朔漠市就进理发馆染的。平日在矿山时无法染，人尚未老就变成了白毛女。没有法子，只好冬季戴皮帽，夏天用纱巾裹着。正头顶上有一缕雪白的发，格外刺眼，如同乐曲中的不谐和音，故意使音阶分解。她的发原是乌亮如

漆秀美异常的，就在那一次被打和被诬陷之后，突然头顶上生出一缕白丝，似乎从窗隙中泻进一条月光，在那浓密的墨发上荡漾……从此白发越生越多，月的清辉隐去了，变成了一片盐湖！

人生的蹉跎，道路的曲折，她少女时的梦早已破灭。本想着与志同道合的、彼此致力于文学的伴侣一起去攀登千崖春色的高峰，可是，时也命也，自己竟落得个人比黄花瘦，而黄花即将在秋风中凋谢了！已经混到这般模样，身在远离市廛的矿山，早就被人遗忘，何不采菊东篱下度那幽幽岁月呢？不，她宁愿象西西弗那样将巨石推上山顶，滚下来再往上推，不折不挠，无止无休！

她一面走一面对大街皱眉，觉着这朔漠市未免太狭窄了，用她看惯了金马山的眼光来审视这地方，总觉着它华丽有余，雄浑伟岸不足。是的，金马山无边无际，巍然而坦荡，山被劈开来，其断层参差错落，巍然壁立，若非鬼斧神工，这定是山崩地裂所留的奇迹。然而，它却是数万矿工和技术人员双手建成的。而这朔漠市可绝非卧薪尝胆艰苦奋争之气，有的只是修葺一新的庙宇，设计奇巧的酒家，豪华的舞厅，到处争新斗艳，到处金顶碧瓦，好一派富贵气象。

自从她被贬到矿山，就再也没回到朔漠市来，对这里的一切都不记得了。回首前尘，恍如隔世，无端做了一场迷离的梦！

她是北京某大学文学系的高材生，毕业时心坚志豪，主动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，于是就分配到朔漠日报社。她离开母校十五个年头了，从那水样柔火样红的豆蔻年华，走到人生最艰辛的中年，那该是经历几多磨难！从荆棘上爬过去又陷入泥泞，今后或许还要上刀山哩！

此刻，她急着到《山海报》编辑部去，她的命运将由那张报纸决定。《山海报》是直属省里专门反映经济开发的报纸，只有它才有胆量批评金马山矿区。

金人念大学的时候是一朵芳馨的校花，同学们都认为她前程似锦，在全校，顶数她漂亮，顶数她聪明，顶数她学问好，真是貌似九畹之兰，文倒三峡之水。可她呢，命里注定是扫帚星，一到工作岗位就被钉在耻辱柱上！哲人说：命运是由性格决定的。这话真是透彻！她就是那么一个一挥扫帚尘烟四起的性格。这不，她又不安分了，竟写了一篇揭发金马山矿区惊人的损失浪费稿件，寄给了《山海报》。她觉得，在那篇文章中有她的韶华青春、少女的恋、心中的喷泉和鬓边的花……

《山海报》的楼，全是乳白色，门庭是钢琴形状，向外伸展着圆形的遮檐。走进去，是圆形的大厅，西班牙式的窗，左边是会客室，一位工友客气地把她让进去。从会客室往外看，圆厅外面是水磨石的甬道，两边是幽深的回廊直通第二进楼房。那位工友电话没拨通，穿过回廊上楼去了。

她仿佛又回到了朔漠日报社，又回到了那笔走龙蛇的日子，也是用屈辱的泪洗涤心灵的日子……那一张张大字报就贴在一进楼的正面墙壁上；本是用作评报的场所，如今变成了披露桃色新闻污秽之地。大字报绘色绘形，某些无耻文人的特长就是编造谎言，并把谎言说得天衣无缝，即使在上帝面前也无法分辨真假。不错，批斗她的时候是留面子的，没有破鞋烂袜搭在她的颈上，可那大字报却如同把她的衣服统统扒光，她就那么赤身裸体站在闹市上……她永远记着那些歪嘴拧鼻的窃笑，那些轻蔑的、嘲讽的、好奇的、下流的眼神；她没有衣服遮体，色情的目光虫子般在胸乳上爬过！

今天回想起来，她竟奇怪自己当时怎的那样冷静，怎么就没一头撞在暖气片上呢！

她正陷入悲愤的氛围里，一位满面肃穆的老头踱了进来。这是个瘦老头，嶙峋的身架，寻章摘句的神情，仿佛有特异功能，眼

睛能看透地下三尺。怪不得人家当总编辑哩！

“我叫靳节，”谈吐字斟句酌，牙齿走风漏气，并由此而愈发韵味十足。表面上他很客气，亲自斟茶敬烟，骨子里却有点刁，提出了不少古怪问题。

金人烟瘾不小，二指翘起夹着香烟，潇洒地喷着烟雾，习惯成自然地架起了二郎腿。这腿，颇有杨二郎的神韵，翘起脚尖索索抖动，锃亮的鞋尖如同那三尖两刃刀。

“金人同志，家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金马山矿区。”

“在那里工作了多久？”

“一九七六年第一批派去扎根队，鄙人就在其中。”

“噢噢，你爱人也在矿区么？”

“嗯？爱人是什么？是否也长着鼻子眼睛？我还没见过。”她瞧着靳节在发愣，格格一笑，“我……还没有结婚。”

“啊啊，对不起。”总编辑话锋一转，“你在矿区担任什么职务？”

“我在稿件上已经注明，矿区有张小报，我又采访又编报……”

“你在矿区境遇如何？”

“要问这个，那就一言难尽了。”

“很不得意吧？受人挟制吧？处处碰壁吧？哈哈！让我猜对了！”

总编辑拿出一副眼镜戴上，眯着眼打量金人，就象在动物园观赏猴子。“同行，我这不是猜谜，一望文气即知作者的一切，”他咬文嚼字地说，“在你的文章中有一股直冲斗牛的怨气嘛，冤气嘛。好象天下的灾难都由你承担，人间的不平都由你铲除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请你来谈谈情况。党报的批评要慎重再慎重嘛，